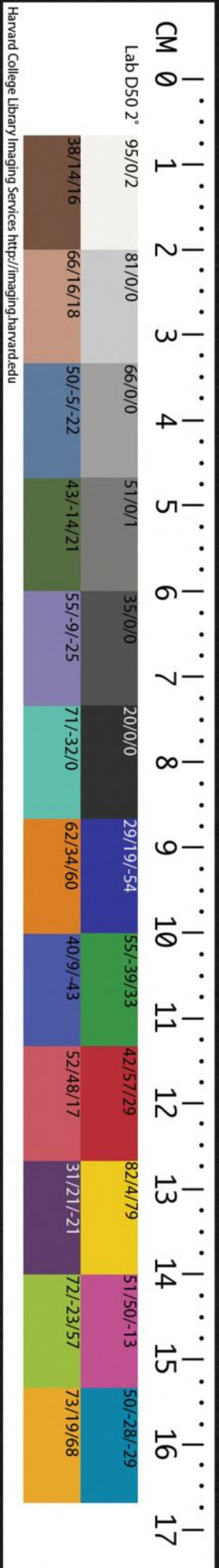


T2259.5  
4141

(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發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受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



劉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南陽蔡君謨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側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迓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



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涇城縣盧泉鄉之北苞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惟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沒經更焚 逃藏脫亂僅傳存 衆說乘之汨其原  
怪迂百出雜僞真 後生羣卑習前聞 有欲患之寡攻群  
往往止療以膏新 有勇夫子闢浮雲 刮磨蔽蝕相吐吞  
日月卒復光破昏 博哉功利無窮垠 有考其不在斯文  
祖徠先生石介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徠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回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一歲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評事等不至以



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

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其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廠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子孟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先生諱敞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  
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  
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  
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  
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 朝廷賜  
之米帛又汝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且多言先生有道德可  
用而執政獨以為不肯為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  
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  
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為其屬縣者於是 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  
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  
為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鵬葬先生於堯山都  
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  
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

奴不忍以辭棄加焉衣食於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  
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  
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  
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  
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  
此耶當漢 泉徙高尚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人之  
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  
之所不尚也湮沒而無聞抑上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  
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  
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以自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繁而  
無尤匪佚為私維志之求



新刊先正碑誌琬琰集卷三十六

石校理曼卿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 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口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 真宗推恩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



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堯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欣歡，及間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其意氣者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梅給事詢墓誌銘

文憲公歐陽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僕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已，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



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某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文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昔洛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傳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支羅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

事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葫蘆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樞密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喜為州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能少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之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



年始復直於集賢以登江以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矣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其皇祖諱其比是仕父諱其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比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其鄉其原銘曰

士之所難 有蘊無時 肯歟梅公 人主之知 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 困于異飛 卜垂以斂 一失其塗 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 既晚不道 其壽考 福祿之隆

尹學一夫志銘

文忠公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媿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不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右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備其論兵  
為叙燕息成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  
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寐矣然則  
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采  
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或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卒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  
與宿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  
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九十年間三喪官  
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爰其喪于南陽 能歸平  
生故人無遠迹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右以其年其  
月其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

其世家為銘曰

藏之深

固之密

石可朽

銘不滅

墓表

忠獻公韓琦

琦

公諱深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某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某始以  
才行舉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某舉明經累長郡邑  
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  
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  
秋善議論參竹石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授絳州正平縣正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部武軍判官舉書判拔  
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  
不講以其言者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成等十教篇以斥時弊時  
人服其有經濟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  
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 上論時政拍丞相過  
先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公既然上書曰臣



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貶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南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縣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琦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憲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可線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禁之為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定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子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統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奏公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涇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葉高帥懷敏覆軍之

後傷夷殘缺千罇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至靜邊寨王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於章州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屢為賊困者由城寨多而兵勢分也先時秦兵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三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異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滄滄等不受代鄂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核問而鄭比秦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幸滄滄等罪徙公鹿州而城水洛馬會慶州帥孫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



增之爲當晉欲因事以遂之上廉者如詣關上書以求洛寧公  
且誣公在渭有盜賦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汚公  
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巨曾不能償公與  
狄公借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  
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  
疾公牒至商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  
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  
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願見顏貌及臨大節斷  
大事則心如金石維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  
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教務以實惠  
及不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文弊本朝柳公仲塗始以  
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  
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舞之於是後學及唐文  
風一變使我 宋之文章將踰漢唐而躡三代者公之力爲最多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爲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緩有間攻賊積

衆招懷衆於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改悔則  
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之寡謀耳乃自請  
叅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已而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  
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  
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予居邊久閱人多  
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  
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佐輔  
致太平之業而反遭懼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  
天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  
上以聰明仁恕倫 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  
其罪未有抑而不伸者也故當時指以當黨而排去者不三四年間  
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  
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  
于世弟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性淳茂動謹明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  
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  
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丞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  
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任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其日沂  
材舉公大夫之喪葬于緱氏縣鄉之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  
子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子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以文以  
信後世子應之曰子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序本來為最詳其敢  
以辭既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嗚呼自古聖賢必推  
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若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  
而跌且不壽若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若尚一歸于默定  
昧者不思而妄求若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死生而曾不少  
變若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名赫然如日月之光若亘萬古而  
增望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若宜嗣人之蒙慶

新刊先正碑誌琬琰集三十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七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  
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  
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  
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其日葬君于潤州  
卅徒縣義里鄉檀山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  
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  
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  
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  
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  
棗陽尉非所好也巳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以光祿寺王簿知  
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



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  
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  
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  
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  
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  
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  
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  
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  
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  
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誼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  
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  
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  
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後得湖州  
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二君先  
妻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敷二女長

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君初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  
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爲君言者且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  
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爲予之  
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予之歸豈彼能而  
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其香難知嗟  
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於皇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  
不昭昭其永垂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拍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  
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方言訓詁  
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者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召居應天府學教諸生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為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日執政者欲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元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奉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有

告積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積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為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綱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發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所為文章亦有餘篇其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盧成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其人邪取其一二入實于法余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州筭緡使得糴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隆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所論



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  
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曰不  
為卓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  
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定咸  
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非亡  
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詵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  
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  
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  
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之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  
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天  
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邪既而公病益以  
平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中城  
縣之某鄉某源公應義宋城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少諱  
某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又  
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曰早卒次曰力曰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  
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  
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  
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  
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之臣  
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諮詢士失益友送  
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尹博士源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  
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則簡  
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其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為伏  
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為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



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尾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才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幸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廢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八

劉秘書恕墓碣

太史立

相禹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為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葬錫今為錫州人少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為穎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為屯田員外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釋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獨以典學高一時令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



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  
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為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  
政者寔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  
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  
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又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  
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  
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  
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攝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  
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姦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  
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沒使其子為書來告曰其為表若碣以誌  
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 博學強識 海涵地負 富有萬物 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 中道而殞 鮮克知之 精明在上 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 以詔觀者

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

光

皇祐初某為貢院屬官已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  
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  
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  
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慤年十  
八矣某以是慕重之始與知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  
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  
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  
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  
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  
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  
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 英宗皇帝雅好稽  
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某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  
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况 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



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其書尋詔其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其曰御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某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 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某蒙成而已 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二介甫與道原有舊深受其才熙寧中一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二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 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快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其山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凡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曰言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某尋判西京留置三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

請身詣某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備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拜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舟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吁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疑天何爲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人痛惋愴怛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 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某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



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茲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自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某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盡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某而不受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

義仲為書屬其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叙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某不為人撰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叙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為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為筠州今為筠州人父渙字凝之進士及第為潁上令不能屈節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為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義叟檢討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君諱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珪贈大理寺丞父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嘗舉進士廷試不第慶曆初公翰林歐陽公使河東表君有歆向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權趙州軍事推官預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尋充編修官遷澤州軍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右



就第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娶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敦祖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宿餘皆幼君卒之十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強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星曆數術過人遠甚然恥以自名未嘗妄談也未病時語人曰吾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於父墓之庚曰吾死葬此故夫人遂以葬君所著春秋灾異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

銘曰

學而不為人知又不克施於時維後人之悲

魏處士閑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為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

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邁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豪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於耳而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古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譎以盜聲名萬一異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耶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某拜君於鬢齒之年今也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某地來求銘某何敢辭銘



曰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奪攘紛糾者非  
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承先德兮曄然有光筭有餘衣  
兮廩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逍遙  
自適兮既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兮或罹咎殃  
為得孰多兮為謀孰長

種處士放傳

太史曾

鞏

種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  
終南山豹林谷結茹為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  
養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  
學今為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  
召盡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強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  
嘗幅巾短褐攜琴酒坐盤石以自適豹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  
從樵夫往返不以為勞其學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幃幙著嗣  
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善為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

叟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廬墓終制張齊賢蒞長安表  
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  
太官食翌日又賜緋魚遂謁告還山間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  
遣使問勞賜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陰加恩部侍  
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酒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  
詔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  
知者或譏其循默真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為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爾其奏常焚藁故也上嘗欲大用之詔  
詢治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券直親詣驛  
吏頗貽譏誚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屢造放不為禮嗣宗怒  
語及其進取放由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  
日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  
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與訟遣人詰責放又條上  
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別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己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  
德中游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  
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  
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  
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少嘗遊臨江軍  
李諮始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  
知杭州為制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壙中既  
而 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  
行草喜為詩其語孤峭清淡其藁未嘗自錄曰何不錄以傳後世  
乎逋笑曰吾獨不欲以詩助名於林泉况後世耶

王中正

太史曾

華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逆旅異人  
自言趙姓父之孔見於茅山命求鉉盜遇火成金謂中正曰當授

與法從及歷陽始得之且俾辨草木藥品而授以小環神劍及  
緘之書戒以勿泄中正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劾之至上饒佯狂  
黥竄嶺外未幾逋匿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為嶺南官知中正  
化銀術為奏因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為更  
曰中正賜對特受許州叅軍承規於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  
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授法者也承規為新堂以祈靈  
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紗幘間服青衣具冠劍自是屢  
降惟中正諭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  
降改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加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天尊  
降宮庭上號曰 聖祖即改皇城新室曰元符觀承規私第曰東  
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為 聖祖降趙之所中正累遷  
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  
被疾見 聖祖謂之曰慎密類汝者少即塑形景靈宮為吾輔勿  
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  
得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享祿賜所化黃白惟施貧



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啓鑿必達靈命以樂金銀為獻中正  
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為製靈遇蒼紀其事云

新列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八



